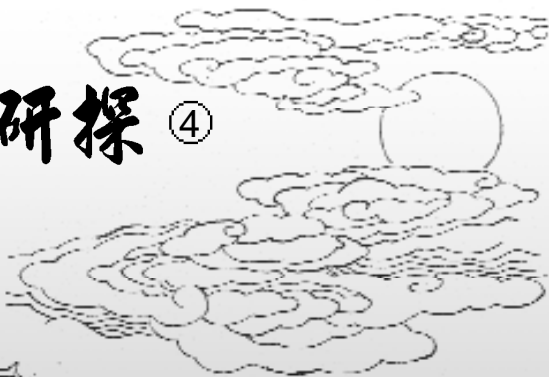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莊子》之 「化」思想研探 ④

鍾雲鶯



(續一八一期)

(三)、「氣化」觀念的完成

「氣化」是《莊子》一書中很重要的觀念，我們觀察早期莊子對於「氣」的理解，多處於自然之氣認識，而在對「氣」的描述中，並無「化」思維的攙雜。其云：

有鳥焉，其名為鵬。……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

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！《逍遙遊》

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為風。《齊物論》陰陽之氣有沴，其心閒而無事。《大宗師》

由上列引文可知莊子對「氣」的陳述多為自然之氣、雲氣、陰陽之氣等。值得注意的，莊子在此一基礎上，更將「氣」意義朝向思想上的意涵開展：

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……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

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《人間世》

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

氣。《大宗師》

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《應帝王》

從此可觀，此時「氣」的意義已由自然之氣超越。在莊子的理念裡，「氣」的意義與「道」相通，因此所謂「虛而待物」乃是其人與道合一的心靈虛靜，說明若能與造物者同遊，順萬物而不違，則天下無為而治，何處不逍遙？並無「氣化為某物」或「氣變成某物」的觀念出現。雖然在莊子的語詞裡有「氣母」一語出現，但是此一語詞只是為了要解釋「道」的寬廣無涯¹（註12），並沒有將「氣」與「化」兩者結合。因此，若無仔細推敲，而直言莊子是「氣化論」者，實需商榷²（註13）。

因此，在莊子的理念裡，「氣」的原始觀念乃大自然之氣與含有道的意義，而還沒有發展到「氣化」的完整概念。是以「氣化」觀念的掘起，應該說莊子後學在其「氣」觀念之基礎發展而出，其云：

察其始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

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

《至樂》

這裡所說的「氣」的內容與莊子所言之「氣」已有不同。莊子將氣視為大自然萬物之一，故所言多為自然之氣。而此中所言之氣，已將氣當作生物生成之運轉動力，一切生物的生滅、四時的更迭、日夜的變遷，皆是氣的作用。因此，現象界之一切事物，皆由氣的運轉而成。萬物非氣不生，自然界之死、生、成、滅的替代，亦倚氣的動力而有一正常的運轉循環。因此，雖沒有明言「氣化」二字，但「氣化」觀念至此可謂建構完成，因為，在後期的發展中，「變」的觀念已為「化」所概括。

「氣」在《莊子》中，是萬物生滅循環的動力，也是變化的根源：

人之生也，氣之聚也；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，吾又何患！故萬物一也，其所美者為神奇，其所惡者為臭腐；臭腐復化為神奇，神奇復化為臭腐。故曰：『通天下一氣耳』。《知北遊》

一切的生滅循環俱在氣的運作之中，而此一運作動力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原始力量。氣之聚則生，氣之散則死。而氣的運轉也是事物變化的本源，故宇宙生成之本乃在氣的運轉。氣是物之所以生滅的動力，亦為物之變化的本源，宇宙間的一切，皆為氣的循環運作，因此說：「通天下一氣耳」。

從「氣化」的過程中，我們可知，物之形成於氣，而物之滅亡亦歸之於氣，一切形體之變化與氣的運作息息相關，而此一變化最終則復歸於道，形成一“道——氣——人（物）——氣——道”的循環之道³（註14）。

「氣化」論的建構，可說是《莊子》思想理論重要的一環，一方面承繼莊子「氣」與「化」兩個單獨的思想理念；一方面則將此有關天地生滅、變化之觀念結合發展，成為「氣化」的思想。而此一思想概念，深深影響日後中國哲學有關「氣」論的發展。

（四）由自然之「道化」到

修養之「感化」的觀念轉變

莊子所言之「化」較側重於自然之生成

與轉化。然在「化」思想的發展過程中，漸漸也牽涉了人在自然之化中，感受自然無為化育，這樣的生命體驗，使人漸有與天地同化的生命理念，是以在《莊子》中已呈現了人對於生命自覺而修習自我，進而與天地同化的思想。

所謂的修養之化，著重於對生命體驗而與「道」同體同德。莊子極為注重生命的體會，這是我們閱讀內篇時所得到的訊息，但是莊子鮮言其中的歷程。莊子後學在生命體驗的歷程上，則有較多的筆墨。其言：

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《則陽》

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時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《寓言》

這裡的「化」，屬於體驗生命的歷程，所重視者乃為在此一歷程中的改變，而此一改變乃朝向與「道」合一的心靈境界。故其所言「始時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」，所說的即是常人易陷入自

我的矛盾與偏執當中。因此，若欲與天地同「化」，則需消融「始時所是，卒而非之」的兩極觀念。是以此時「化」的意義，實指達到此一境界前的種種生命體驗的過程，也就是由自然無為的「道化」領悟、學習，以達能與之同體同德。此一「感」天地之「化」的過程，是以生命真實地感受自然界的一切造化運轉，體驗「道」化萬物的自然無偽，不存個人的偏私與相待，此乃一深刻體驗生命的歷程。

修養之「感化」的重點雖在生命體驗的歷程，但其目標則在與自然之「道化」結合，邁向自然、無我、泯是非的修持境界，若沒有達此境界，則不足以稱之為「化」。因其在〈庚桑楚〉有「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」與〈漁父〉「甚矣，由之難化也」之感慨；說明了當人對生命體會之「化」無法與道合一時，雖有其生命歷程的體驗，仍然無法達到「化」的境界。

《莊子》在修養之「感化」的思想上，開拓了原始停留於自然之「道化」的思考，注

入了人在體道中的努力與體驗，與原來自然之「化」的「任物自然」已稍有差異。

上述對「化」思想演變的闡述，可知「化」的思想經過莊子後學的演繹，其思想內容逐漸豐富，因此使「化」的內涵在《莊子》的思想中，呈現重要的意義。

註釋：

(註12)「氣母」一詞出現於《大宗師》，其云：「夫道……伏羲得之，以襲氣母。」我們仔細觀察這一段文字，可知莊子所言乃為解釋「道」，「氣母」在此只是他用來強調「道」的一個證釋。

(註13)如鄭世根在其著作《莊子氣化論》一書，認為莊子是「氣化論」者，恐有誤解莊子對「氣」的原始理解，應說：「氣化論」是莊子後學在其「氣」的理論基礎發展而出。(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二年)

(註14)參張立文主編《氣》(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12月)頁36-37。
(續下期)